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十

諸子奇賞 莊子 二十六

國立公文書館

16113

分館 10 10

10 10

莊子序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叟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摘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滌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

諸子奇賞
卷之二十六
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真人書爲南華真經。

諸子奇賞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九目次

莊子

名周。蒙人。爲漆園吏。著書寓言。徜徉自恣。宏放馳逐。縱不可羈。其于天人性命。多所開發。大要本于老子。終身不仕。唐封南華真人。書爲南華真經。

內篇

全錄

卷之二十六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外篇 節錄

卷之二十七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卷之二十八

天運

秋水

至樂

達生

卷之二十九

山木

田子方

知非遊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讓王

列禦寇

天下

諸子奇賞卷之二十六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莊子內篇

逍遙遊

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

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

爲鳥其名爲鵬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

語大語小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

得非得人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畧之鵬之背

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

諸子奇賞

卷之二十六

莊子

形容
觀大物之
所運
所擊

觀大物之
所忌

觀大物之
所積一氣
直下若逐
何何味

此一笑與
下士之笑

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非冥海不足以
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齊諾
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
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
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去以六月息者
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槍
也。喻枋而止此此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鵬之所憑
者遊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
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
之正色邪天之爲遠而無極邪

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
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
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
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耳夫質小者所資
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
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風之積
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風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
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
今將圖南也。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如高而慕遠
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道
也。蜩與鸞音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

此一笑與
下士之笑

此一笑與
下士之笑

二

忽然正襟
而談
註辱八太
是

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
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
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今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何言二蟲殊異故所至
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
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致
慕之所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斯所以與彼而由之故
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
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未能齊且舉世
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
之分內我而外物辯乎榮辱之竟辱小已而辱人斯已矣亦不能復過人

未數數則
令然但有
符耳

無所待是
逍遙頭面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足於身故雖然猶有未樹也
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
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自然御風行耳
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
待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
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摠名也天地以萬物
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
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
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
是順萬物之性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
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
哉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道遙也苟有待焉則

齊物論

卷之二 莊子

四

小大各適
而歸于大
此妙結也
堯與許由
皆小心虛
心之言

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
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天唯與物冥而循大變春
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
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同矣故有待無待吾
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有待不知則
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外有得况有待之
巨細故曰至人無已順物而王矣神人無功嘗有謝
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無功聖人無名
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
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
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

堯老亦不
可讓今也
一官不食
音也與之
向不受金
不云難逃
流諸罔若

無已治已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
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生妄言
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
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
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
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
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
斯由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實也吾將
為賓乎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
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
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
無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
高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

代乎內玉斯有為君之○得○多○不○得○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

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得○多○不○得○無用

而竟獨有之明大懷○得○多○不○得○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

樽俎而代之矣○得○多○不○得○庖人尸祝各安其所神鳥獸萬物各

乃天下之至實也○得○多○不○得○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

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

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

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得○多○不○得○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

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

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紼其心矣見其歷山川

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者之不一

哉今言子德之人而希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

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

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得○多○不○得○大體神居靈而窮

間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

入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乘矣無形

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澹然而不待

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

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疑者自得連叔曰然瞽

者無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

註不休倒
光舜更深

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時女。司馬云。猶處女。時女。虛靜順和。不喧。未嘗求人而為人所求也。之之人也。之德也。
 將旁礪萬物。以為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
 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
 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
 有以物為事。
堯舜者。世爭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
 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
 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堯夫

天用小明
皆可逍遙
惟拙不可

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
 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
 也。故窅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
 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
 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外內
 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
 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
 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遠。而至高
 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屬然以獨高為至。而游夷乎
 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由
 無窮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
 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
 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

郭象註疏
妙在大小
俱各逍遙
其大謬指
大字輸一
壽耳

無所不可

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其藥能令手不拘拆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太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非直達者此言物各有宜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

觀其行又
目無今古
世謂莊子
註老豈不
大謬

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

無所困苦
是逍遙真
境

而無用象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音在又音生狌也乎卑身而伏以俟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則物自逍遙也

齊物論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擗莫不皆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須知天籟
與地籟人
類同若廣
呈天籟又
之俗儒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同天
彼我故外無與爲歡而
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
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
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
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
後超然俱得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
聞天籟乎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
名爲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塊然
然之體大矣故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
遂以大塊爲名

可風

之麥麥乎山林之畏佳犬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
似耳似珩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此者
吸者呼者謠者哭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獨不
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
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
自已也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
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
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耶自生耶非我也我
既不能生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生也我
既已而然則謂之天然然耶非爲也咸其自取

諸子論

卷二

莊子

九

精光上燿
則其言有
物

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鬪。綬者害者，密者小，恐憊憊，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彼自然也，自然生我。

天惟無形
故其形是
真

我之自然生，故自然者，則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今夫行者信，而不知其形，不見所以有，情而無形，行不當其物，故有骸九竅六藏，得行之形，有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之則，駭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之則，是有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與，而有如是皆有為臣妾矣。故不說而自存，不為而自生也。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背，而莫為臣妾矣。然豈直人之所為哉？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遇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任之而自爾，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後皂隸，猶不願毀譽而自

達義忘死
至死忘職
痛哭

言子貢曰。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毀譽之詞。俯仰失錯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言其質。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並馳。而不反。則人所來。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也。當以此為貴。則凡所來。則不足哀也。人之生也。固若是苦乎。其我獨貴。而人亦有不苦者乎。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故曰苦也。今夫知者。豈不知所以知。而不知所以生。而自生。豈真物雖異。至于生。不知則未。夫隨其成心。而自

可是非之
謂

之誰獨且無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師矣。人各自有師。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遺者故付之。而自當。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與有焉。師其成心。未嘗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背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顰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

隱於榮華。大小成榮華。自隱于道。而道不可隱。則真
成而滅於。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
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夫有是有
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
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
明無是無非。則莫若以儒墨之覆相明。反覆相明。
則所是者非是。而非者非非。非非則非非。非非是
則無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
是。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自彼則不見。自知則
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矣。同也。夫物之偏也。皆不見
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之所見。而獨自知
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彼是方生之說也。雖
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

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
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
是也。夫懷謬者。因天下之是非。而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
由是非之。而自無是非。不當若直明其天然
而無所是。亦彼也。彼亦為彼。亦是也。彼亦自彼。亦一
奪故也。是亦非。此亦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非
是非。此亦一是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于體中
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今欲謂彼為
是。欲謂是為是。而是復為彼。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
所彼。故彼是有。無未果定也。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
樞。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相順之。故無心者。與物
冥。而未曾有對于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
極。以應大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
無方也。

及後指
去是之謂
樞中

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夫自是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于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復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非。同於自是。則天下無指。何以明其然。彼是若果是。財天下不得復存。非之若果非。則此區區者。後布是。趨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競離。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二。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可乎。不可乎。不可乎。道行之于自是。而無是非。非也。

是俱發端語

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有所然。物固有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悅慠怪。道通為一。莛莛橫縱。厲厲醜醜。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縱橫好醜。恢悅慠怪。各然所然。各可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也。夫成毀者。生于自見。而不見彼。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夫達者。無滯於一。友故忽然自忘。而自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

知非謂停
雖然不同

臨行非所
可裁歸

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徂
公賦草。曰。朝三而莫四。衆徂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
三。衆徂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夫達
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爲一。不足賴也。與彼不
一者。無以異矣。亦同衆徂之或。因所好而自是也。故付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莫之偏任。故付
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
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
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
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

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
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
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校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
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
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
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知。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

成則有類
前斯變或
不用也

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已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已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而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偏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安。則安衆人。不使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屈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者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歷自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非類乎。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于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

此謂莊
小大
作道
解也

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雖然。請嘗試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據小。不爲不足。苟各足于其性。則秋毫小。不爲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

此語其精
遠一而巳
惟言二之

有過於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太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美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興，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一哉？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莊、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夫以言言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自無適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

春秋有是
非而不司
是非了是
罪案

言與民
同患而
藏于密聖
人之懷也

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眇也。請言其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入，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陳其性，眇同於自得也。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順其成迹，而擬乎所是，以非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衆人也。聖人懷之，以不辯為懷。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

者子言
卷之六
莊子

七

元惟因是
故像而不
竭如天府

仁大廉不嗾大勇不伐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
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
方矣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
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圖學方
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
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徧尚之累去矣故
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孰知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
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脗胥敖南面而不釋然
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物之所安無

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
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
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
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魚游於水
水物所同
咸謂之知然自魚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
夫蛙蟻之知非於轉丸而笑蛙蟻者乃以蘇合為貴
故所同之知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
知者直
是不同耳亦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
皴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

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鳴鴉者鼠四者
孰知正味。獲獮狽以爲雌。麋與鹿交。鱣與魚游。毛嫱
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
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
端。是非之塗。樊然攢亂。吾孰能知其辯。夫利于彼者
或害于此而
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端無常。故
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無得。齧缺曰。子不
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
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
而不能驚。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若
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壘介胸中也。

已而況利害之端乎。瞿聶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
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務自來而理自應
耳。非從而事之也。不就利。不
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
垢之外。凡非真性
皆塵垢也。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
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
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
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
往。則冥物自合。非所言也。故言
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
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于塵垢之外。而玄合

參諸虞而
成一統

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
竊竊然知之。若乎牧乎。固哉。大愚者大夢而自以為竊竊然以所好為
君上而所惡為牧。固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然矣。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
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
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
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
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
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

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至竟。使同乎若者正之。既
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
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
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
惡能正之。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于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正耳。
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何謂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曰。是不是。然不然。是果若是也。則是之異乎

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
 無辯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化
 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是非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
 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
 分任其無極之化焉斯以往則是忘年忘義振於無
 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
 竟故寓諸無竟非是死生而為一斯至理也至
 理暢於無極是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
 生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言
 罔兩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吾其所以哉吾所待又有待而然

以無待為
待

者邪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吾待蛇蚴
 蛸翼邪極卒至于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吾待蛇蚴
 蛸翼邪若待蛇蚴蛸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
 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
 以物衆形故明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
 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于玄冥
 者也故造化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
 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
 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于體中
 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
 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
 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
 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
 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
 然從人之與山已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

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于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方其夢為胡蝶。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條生者。必當死而絕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耳未必非夢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今之不知胡蝶。無異。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適志由其分定。此之謂物化。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非由無分也。存故昨日之夢于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于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于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屢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養生主

知近刑

近名近刑
則名過
其實天
知也

吾生也有涯。所稟之分。而知也。無涯。夫舉重。搆輕。而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猶未足以憚其力之此知也。而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于失當。而減于冥極。其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而覺事之在已。此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救之。斯養而傷之者。其大殆也。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罔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

者

卷二

字

三

非牛是
未嘗見
牛是道

緣督以爲經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
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
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
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開解盡理
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文惠君曰謹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
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
時所見無非牛者未能見其理也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但見其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
神欲行司察之官察候乎天理不橫也批大郤有際之
縱心而順理

批刀顛水
水復流即
養生之吉

批之導大窾節解窾空就道令殊因其固然力不加技經肯綮之
未嘗技之妙也常游刃于空而況大軋乎軋是大骨
良庖歲更刀割也不中其理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中骨而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
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
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
新發于硎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
爲止不復屬目行爲遲徐其手也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得其
宜則用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提刀而立爲之四顧
力少

解有深意

為之躊躇滿志。逸足容後。善刀而藏之。拭刀而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偏別之名。天與其入與。知之所無奈何。天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則偏犯其所知人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則偏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知兩存其足。則是知其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不知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體外弊矣。豈人之貌有與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直偏別而已哉。人之貌有與也。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所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膏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夫始乎適。而示

也。爭客嘗不達者。忘適也。雖心神長。王志多而賀客。自放于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也。少一死生也。

養生活其神。治世掃其迹。二語括盡。

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古者謂之遁天之刑。感物太于當遁天者也。將馳驚于憂樂之境。適來夫子時也。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

養生活其神。治世掃其迹。二語括盡。

養生活其神。治世掃其迹。二語括盡。

養生活其神。治世掃其迹。二語括盡。

養生活其神。治世掃其迹。二語括盡。

形朽于一
繼而不喪
可形非後
形火寓于
木而不
盡前薪其
後薪
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薪也。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
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也。不知其
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一息一得
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
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
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
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
民死。輕用之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無
依。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

所存則難
雖則未達

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請君殆
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憂。憂則憂。憂而
不救。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皆古之至人。先有諸
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
所行。不虛心以應物。而後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于
才功。已者求定也。天唯外其知以養真。奇妙當于羣
後。可以至于暴人之所行也。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
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
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
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

孔。揚。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于內而甚揚于外強禦之至也。采色不定。喜怒哀常
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夫頑強之甚人
以從事感已已陵籍而乃抑挫之名之曰日漸之德。
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不成。而況大德乎。言乃少多無將執而不化。故守其本意也。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
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
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漸乎。而人善之。漸乎。而
人不善之邪。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于人也。若然
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依乎天理服已命若嬰兒之直。

諫之不行
以吾有也
四語勝說
難千百言

也。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攀。覬。曲。拳。人臣之禮也。人
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
之謂與人爲徒。外形委曲隨人所常爲也。成而上比者。與古爲
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雖是常教有諷責之旨。古之有也。非吾
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
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
之與事不實也。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非則無矣。猶師心者也。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顏回曰。
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焉。而爲

之其易邪大有其心而為易之者嗥天不宜嗥天自

顏回曰回之室之者誠未易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

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禮之齋心齋也回曰敢問

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異端而任得也無聽之以耳而聽之

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遺耳目去心意而待物者也唯

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

也未使心齋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既得無其身可

謂虛乎夫子曰盍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

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使物自若使物自若無門

無毒也付天下之自安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

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為人使易以偽

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為人使易以偽

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

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言必有其

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

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

無往不真尚無幽昧之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

者可貴卷二十一 莊子

不得已三字乃致虛者

也。伏義几遠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出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心哉。所謂見者豈謂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為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夢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于內耳目竭喪于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于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重其使欲有所求也。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事

能避人事
不能避陰
陽
二患不可
不免如命
平俾其常
情乎

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夫以成爲懼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人患雖去然喜懼戰于智中。固已結水炭于五藏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孰怨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儉薄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爲所饌儉薄而內熱飲冰者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于內而刑網羅于外。

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

知事若則
不私交而
禍及友朋
不知事君
則多樹交
而禍及友
所

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
之宜。必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
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
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
事之情而忘其身。事有必至，理有當通，故任之何用心于
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其身哉？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無理
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全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有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

二奇亦大
戒也

也。丘復請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
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
者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夫兩喜必多溢美
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也。則其信之
也莫莫。則傳言者歟。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
言，則幾乎全。雖開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于全也。且以
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
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
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

波也行者實喪也

夫言者風波也故夫風波易以動

實喪易以危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故念

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

心厲譬之野獸蹢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

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

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實傳彼無

不得已故
久成

勸成任其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美成

其時化譬之種惡成不及改彼之所惡而勸彊可不

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

者爲齊作意二共莫若爲致命此其難

者顏門將傳衛靈公六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

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

危吾身夫小人之性引之則制則其知適足以知人

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

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和不欲出

和者義濟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若遂

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于矣心和而出且爲聲

涉世聲言

諸子論賞

卷二上

孝

正

惡耗而後
許町畦無
驗其可也

為名。為妖。為孽。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
若勝。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勝。已妄生妖孽。當問然
可得而勝。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彼且為嬰兒。亦
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
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不小立圭角。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
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
幾矣。積汝之才。伐汝之美。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
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
其決之之怒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

其殺者逆也。順理則異。逆則生愛。夫愛馬者。以篋盛矢。
以蜾蠃盛溺。矢溺至。蜾蠃以寶器。適有蚤蚋僕綠。僕綠。燕羣。
著而拊之。不時。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則缺銜毀首碎胸。掩其不備。
故驚而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意至除患。率然拊之。
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匠石之齊。至乎曲轅。
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
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
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肖。視行不輟。何

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構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標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狙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厚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理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數有脚脫已者唯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

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才也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石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猶嫌其以為社自榮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社白不趣舍于無用而已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已而見辱病也豈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則雖不為社亦終不近于翦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應用者泊然無用之所以全也汝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于乘隱將庇其所賴其休所陰可子綦

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天正不材于百官。故百官者爲之聽。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扞。夫何爲哉。玄默而已。而羣有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乘萬物而無害也。求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

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巫祝解除弃此三者必妙選駢具然後敢用。此皆巫祝以知之矣。巫祝于此亦知。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爲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脇。挫鍼治繆。足以饒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持其無用。故不自竄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

功不任作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役不與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
其德者乎神人無用于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于
美之實也此支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
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
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入焉方今之時僅免
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足能行而於之所能執而
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聽耳之所聞視目之
自爲恣其性內而無纖芥于外分此無爲之至易也
無爲而性命不全者來之有也性命全而非常
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

齊酒毛之重哉率性而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
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崖傷
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爲之至易而知彼有
爲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
世之常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
患也雖重不盈鎰鉢有不勝任者矣爲內福也故福至
輕爲外禍也故禍至重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
大迷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晝地而趨地而晝
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
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
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迷陽迷陽
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迷陽
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曲成其行山木自寇
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

論子音賞

卷二十六

三

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

德克符

此見仲尼所以異人皆非以其往來也

最大聖人語

曾、有、兀者、王、駢、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駢、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曾、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混、不、若、丘、者、乎、奚、假、曾、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腐

亦逮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

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彼與變俱故生死不變于彼雖天地覆墜亦

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

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

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所美不同而

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莫不與。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

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

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

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已

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於是蟲莫不皆然。然此明乎

諸子音賞

卷二十六

莊子

集

天下無是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非混而夫若然者且不知
提足矣是為一故能乘變化任化迂物而不惜夫若然者且不知
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視其貌一而不見
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體夫行數之妙心故能
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
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
有得死亦我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為一既
觀其逆旅去生如飄忽斷是如常季曰彼為已以其
遺土吾未見足以覆弗其心也

知嫌王駟未能得其心以其心嫌未能遠得其常心
物何為最之哉夫得其常心乎往者也嫌其不能仲
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受

寄信名壽
醫家生共
之而無私
焉

殘記文離
形耳其人
自了假

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
也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事為松
若物皆有青青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未正耳
各自正則無美于大聖而趣之幸能正生以正眾
生為正以正之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
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
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
嘗死者乎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
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一者
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申徒
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

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
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者並行其明
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
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常以執政自多故
謂足以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其不遜其不遜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矜說在
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討子之德不足以
自反邪言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申徒
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多自陳其過狀以已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然為過自以知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
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
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將之
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
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
自以為巧然多亡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
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
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遇害

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是所爲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佛然而怒見其不知命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不知先生之知命而復常爲我能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忘形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斃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已悟則厭其多言也曾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

爾能充之
累若殘廢
故目妙絕

應曰吾唯不知矜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不足也人之生矣重莫之爲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亡其自生讓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則一手足殘傷於外也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則一足以虧其德明夫吾是以務全之也去其矜謹任其形骸者逆旅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金德者生便忘生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

學子爲怪其方復。彼且斬以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
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
人其弊也。遂至乎爲人之所爲矣。夫師人以自得者。
率其常然者也。舍已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
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爲
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于禮斯必然之理。至人
薄之興。必由于禮斯必然之理。至人
之所無。奈何故必以爲已之桎梏。老聃曰。胡不直
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
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今仲尼其不寔。顧
言則嚮隨。夫順物則名達。斯亦而順物者。非爲名也。
非爲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爲解之哉。故名
者。影嚮也。影嚮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
可遺。名迹可遺。則尚彼可絕。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

可其怪甚矣。曾哀公問於仲尼曰。嚮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

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
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至也。未嘗有聞其
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
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
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
行而爲萬。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
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
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

本語更奇
更怪

國焉。悶然而後應。寵辱不足。汜而若辭。亦辭。寡人醜
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
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管
使於楚矣。適見稊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
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舍德之厚。比于亦子無往而不為之亦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已故類。苟云則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嬰資。
嬰者。武所資也。戰而死。則者之履。無者。無武也。嬰將安施。

才德一也
惟全故不
形

為愛之。所愛履者。為足故耳。皆無其本矣。嬰履者。以為天子之足武為本。為天子之
為愛之。不爪翦。不穿耳。全其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其形。形全猶足以為。齊。採擇嫡御及燕爾新。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無以降至尊之惜。而況全德之人乎。德全而物同貞女之操也。而況全德之人乎。德全而物同。愛之宜矣。今哀
焉。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
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
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
事之變命之行也。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
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子。是則雖天地
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達也。故凡所不過

生時于心
所以成和

非能遇也其所遇非能不遇也凡所不爲非能
遠也其所爲非能不爲也故付之而自當矣日夜
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夫始非知之所
所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
新變故哉雖有至知而非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
何故不足以滑和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
哉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
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
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
不能離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
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哀公異日

以令國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
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道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
其實輕用其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
而已矣闔閭跋支離無脰說衛甯公甯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偏情一往則醜者更
好而好者更醜也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偏情一往則醜者更
好而好者更醜也故德有所長而形
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也
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
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
忘也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

德爲接司馬云散德以接物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
工爲商司馬云工巧而商賈起聖人不謀惡用知不
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
鬻也者天食也言自然而稟之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既稟之自
然其理已足則雖沈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
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
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
思而免之或不思而免之此皆非我也又奚爲哉
任之而有人之形視其形無人之情木之枝有人之
自至也類聚羣分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形故羣於人自然之道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無情故付之於物也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
其天無情故浩然而不任無不任者有情惠子謂莊
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也

証妙

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
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
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
故有情於爲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
矣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
也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難
鳴狗吠豈有情於爲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
雖去已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關之萬物
反取諸身耳日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
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
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惠子曰既謂之
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致之
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
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益生者

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未明生之自足。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情，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夫神不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天，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言凡子所為外神勞精倚樹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况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趣舍，皆在無情中矣。又何用情於哉？

大宗師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仰者，無心也。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放

大郁莊老
是細心人
養字細甚

其身而外，冥于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自然之謂也。夫知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則為出者，于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則為出于不為矣。為出于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于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不知，不為而為，自無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有者，為或為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

養生者

卷二十一

莊子

指相與會
資之妙也
慈行工夫

異則爲成矣。偽成而不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
然，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技，而舉根俱弊。斯以其
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爲者，
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
竭也。故所任不以無崖自附，則一體之中，知與不
知，暗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雖
然有患，雖知盛未若遺知，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夫知
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其所謂人之非天乎？我生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有生
天也，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
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
人爲也。皆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
人，不逆寡，不雄成，不矜士。縱

其言其味

直前而群士自合。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非謀譽以致之。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
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言夫知之登至于
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
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爲熱，而
未嘗赴火，不以濡爲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爲死，未嘗
喪生。故夫生者，生之而生，生哉，成者，成之而成，成哉。
族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
也，豈有槩意乎？所遇哉。無憂其食不甘，理當食耳。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乃在
中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隘言若哇，其嗜欲深者，
其天機淺。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

萬非有心
終之而已
忘非無意
後之而已

死。與化其由不訢。其人不距。泰然而往。脩然而往。
然而來而已矣。齊之至理。故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受而喜之者。何物遇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也。
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窮。則背道助天。則若然者。其心志安為志。其容寂其類。類之貌。大朴。凄然似秋。殺物非。煖然似春。為仁也。喜怒通四時。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于喜怒。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情。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

許可咏

倚仄之類
原歸一門

只是對真
人降諸子
不知諸子
亦自真

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因人心之所失。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亡之故也。故聖人之在天下。援焉若陽春之自和。故澤者不謝。降乎若秋霜之自落。故彫落者不怨。故樂通物。非聖人也。夫聖人無樂。而物有親。非仁也。至仁無親。任天時。非賢也。時之者自通。有親。非仁也。理而自存。天時。非賢也。未若忘時而自合。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累當行名失已。非善也。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

不朋。與物同宜。若不足而不承。冲虛無餘。如若不足。而非常遊于獨。張乎其虛。而
 不足。而與乎其觚而不堅也。而非固守。至人無其暢。不承也。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不華也。乃至于實。邴邴音。其似喜乎。然和應。嗟似。
 喜。崔乎。其不得已乎。居動靜行止。常。滴乎。進我色也。以。
 也。傷。與乎。止我德也。無所。屬乎。其似世乎。至人無屬。
 已也。故若。警乎。其未可制也。高放而連。乎其似好。閑也。邇。
 深遠莫。懷乎。忘其言也。不識。不知。而天機。以刑為體。
 見其門。以禮為翼。禮者。世之所以。以知為時。知自。
 刑者。治之。以禮為翼。禮者。世之所以。以知為時。知自。
 體非我為。以禮為翼。禮者。世之所以。以知為時。知自。
 動非。以禮為翼。禮者。世之所以。以知為時。知自。
 我唱。以禮為翼。禮者。世之所以。以知為時。知自。

而。以禮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
 于事也。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羣。不得。
 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時世。以德為循者。言其。
 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以物各有足。是于本也。
 與有足者。至于丘也。丘者。所以本也。夫物各有足。是于本也。
 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至于本也。本至而理盡矣。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已。則雖處萬機之極。而。
 常閑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恍然不識。言之在。
 口。而人之大迷。真謂。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至人之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好。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
 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
 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

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夫真人在書得晝，晝不得夜，以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懷皆物情耳，非理也。而況其卓乎？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于玄冥之奇，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人皆以有君為愈乎已，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人皆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夫真者，不假于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而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鴻濡以沫已哉？不如相忘于江湖。與其不居而相愛，與其譽堯而非

立命

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非譽皆生于不足，故至化為一曉，然無不適矣。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于壑，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夫無方之力，莫大于變化者也。故乃揭天涉航，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可以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我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故謂

魚藏深淵
鳥藏茂林
是藏舟
藏山之見
不知賢人
之藏也况
聖人乎

即是無生
忍

今之所遇可係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遇不知與化為
而在豈不味哉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遇不知與化為
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
變也故大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遇也無藏而任化
者變不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遇是恒物之
能變也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遇是恒物之
大情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
索所遇而不得矣此乃常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
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
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遇耳未獨喜也樂極
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其為樂可勝計邪人而
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耶其為樂可勝計邪人而
化為人化為人失于致矣失故而喜吾所遇也故聖
人將遊于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之途放于日新之

得遊之哉夫子生為亡而于死為存于死為存則何
時而非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此自均于百
存哉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此自均于百
少而善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又况萬物之所繫而
也然其乎粹猶足以師人也又况萬物之所繫而
一化之所待乎為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一體故其
有情有信無為無形有常無之信故無為也可傳而
不可受故今傳而宅之可得而不可見咸得自容而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
地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神帝而鬼神帝自生斯乃不
也故夫人之果不足以神而天地自生斯乃不
焉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待哉在太極之先而不

老子道德經

卷下

聖

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徐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希音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鰲岷嶠。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以立乎非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

不輕言道
勝宋儒遠矣

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才道。乃所以明其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于道。內不由于已。拙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于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為生果不足以全主。以其生之不由于已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生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音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

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遺生則不惡死故所遇即安然無滯見機而作斯也。朝徹而後能見獨。常所遇而安之忘先後見獨之所接斯見獨者也。而後能無古今。而後能入于不死不生。夫係生故有死惡生故無生是以無係無惡然後能無死無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殺猶亡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任其自成故無不成。其名為撓寧。夫與物冥者物榮亦榮而未始不寧也。

一靈常在

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也。撓而任之則莫不由成矣。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誥之孫。洛誥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于謳。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于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于參寥亦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無之名。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

從聞見入玄之又玄者尚存疑根

廟處悟出

于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曲倭發背上有五管順隱于齊肩高干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不以為患蹠躡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為此拘拘也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也且夫得者時

得失
便落

也當所遇之時失者順也時不暫停順往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一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故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死生猶寤寐耳于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叱無為怛之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于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于人不翅于父母自古

欲為鼠肝
蟲臂亦得
也而非聽
天之所為

悍字破盡
偷生幸生
之誌

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與晝夜之節者也。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則適足持逆于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于我。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為彼。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理常俱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鑊錐。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人耳。唯願為人也。亦猶金之踴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大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力之。不亦妄乎。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

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則所係之情。可成。然寢遽然覺。以死生累心。子桑尸解。則無不可也。

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

相為于無相為。夫體天地冥而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于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于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孰能登天遊霧。

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為于其間也。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忘其生。則無不忘矣。

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友。若然者。豈友親而無愛念。莫然有聞。而子桑尸死。未葬。孔子問之。

之近情也。

齊人

反言
歌者正坐
不知

外豈可
治天下
之子自非
之矣

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
秦尸乎！嗟來秦尸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
亦哭，俗內之迹也。齊生死，忘哀樂，樞尸能歌，方外之至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
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天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醇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率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邪？修行之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于內者也。未有能冥于內而不遊于外者也。

故聖人常遊外以私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幾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故觀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
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
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故無二。彼以生爲附贅縣疣，若疣之自縣，贅之自附，以死爲決疣潰癰，夫癰之自潰，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散，非所惜也。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假于異物，託于同體。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假于異物，託于同體，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忘其肝膽，無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

遺其耳日。任之于理。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五臟猶忘。而冥往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于變化之塗。玄芒然彷彿乎。同于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及也。芒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所謂無爲之業。非拱默。所謂無爲之業。非拱默。伏于山。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其所以觀示于衆人者。皆其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以方內爲怪。怪。明所以遺物而後能入羣。生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雖世所怪惜。但爲與汝共。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

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所造雖異。其于由無事以得而生定。則莫不皆然也。但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不自知耳。故成無爲也。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然也。至人常足。故膏忘也。子貢曰。敢問畸人。問同之所謂方外。而不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夫與內冥者。又安在也。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于人而侔于天也。故曰天之小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人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于天者。可謂君子矣。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慙。居喪不哀。無

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
同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于知矣唯簡
之而不得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夫已有所簡矣孟
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已簡而不得故無不
樂意而付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化不違以待
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
憂者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焉知吾特與
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生也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

必有附略
而讀者以
為奇

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
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化為形之駭動正有且
宅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為且宅之孟孫氏特覺人
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自
哉無逆故人哭亦哭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靡所不
無憂故哭而不哀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
為魚而沒於淵言無往而不自得也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
其夢者乎夢之時自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耶
亦焉知其非覺耶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

不獨森然
內也

則死生之變無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則所造皆適
時而足惜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
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
樂哀樂有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嘗適故哭
而不哀與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與化俱去故
乃入于寥一而與大為一意而子見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
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
而奚來為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削汝以是非
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言其將以
殘而不能復遊夫自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
得之場無係之塗也復求涉中道也且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
願遊其藩倚而已

八形可解

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
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皆在鑪播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
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庸詎知夫造物者
務也此皆寄言以遺云為之累庸詎知夫造物者
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削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夫率
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
詎我知之自然當不息黜補削而乘可成之道以隨
夫子邪而欲弃而勿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
其大畧吾師乎鰲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
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

巧此所遊已。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無物大同，則未嘗不適。化則無常也。同于化者，唯化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覆飯而往食之。此二人相爲于無相爲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爲而

借貧富破
生死亦大
宗師循循
誘人法

後往也。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爲之者也。

應帝王

夫無心而任乎自
然者，應爲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

論衡

卷三

三

泰氏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
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未之嘗名何勝負
之有邪然無迹者乘羣變履萬
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
 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
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于無
非人之竟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
要人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
也
 為牛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
哉斯可謂出于非人之域
 其知情信任其自
信
 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不入乎是非之域所
以絕于有虞之世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
 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不可欺德
不而欺

接輿曰是欺德也以已制物則
物失其真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
 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寄當于萬物則無事而自
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
而任不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各正
勝也
 能其事者而已矣不為其且
所不能
 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
 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
 無知天根遊于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
 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
 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任人
自為
 厭則又乘夫莽眇
 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

諸子評賞

卷三

三

野汝又何鼠音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于此嚮疾彊梁物微䟽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于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音後狙之便執殽音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此皆以其文章技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天下若無明士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力在無爲而遠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也

似非明王之功化貨萬物而民弗恃有草舉名使物自喜雖益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爲己名故物皆自以爲得喜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者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意自聞列死日也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言列子未懷道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有心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于世故可得而相之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

不正其微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于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于不為而自爾一也今李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觀其神動而天墮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是殆見吾杜德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機也

不發

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幸矣子之

先生遇我也

有瘳矣

全然有生矣

吾

見其杜權

權機也

今乃自覺

昨日之所

列子入以

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

天壤之中

覆載之

功見矣

比之

地文

不猶外乎此

名實不入

任然

而覆載

則天機玄

而

應感之容也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機發而善于

彼彼乃見之

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

先生不齊

吾無得而相焉

試齊且復相之

列子入以

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

居太冲之極

浩然泊心而

莫得措其間也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然一之以管

窺天者莫見其

鮪恒之審為淵

止水之審為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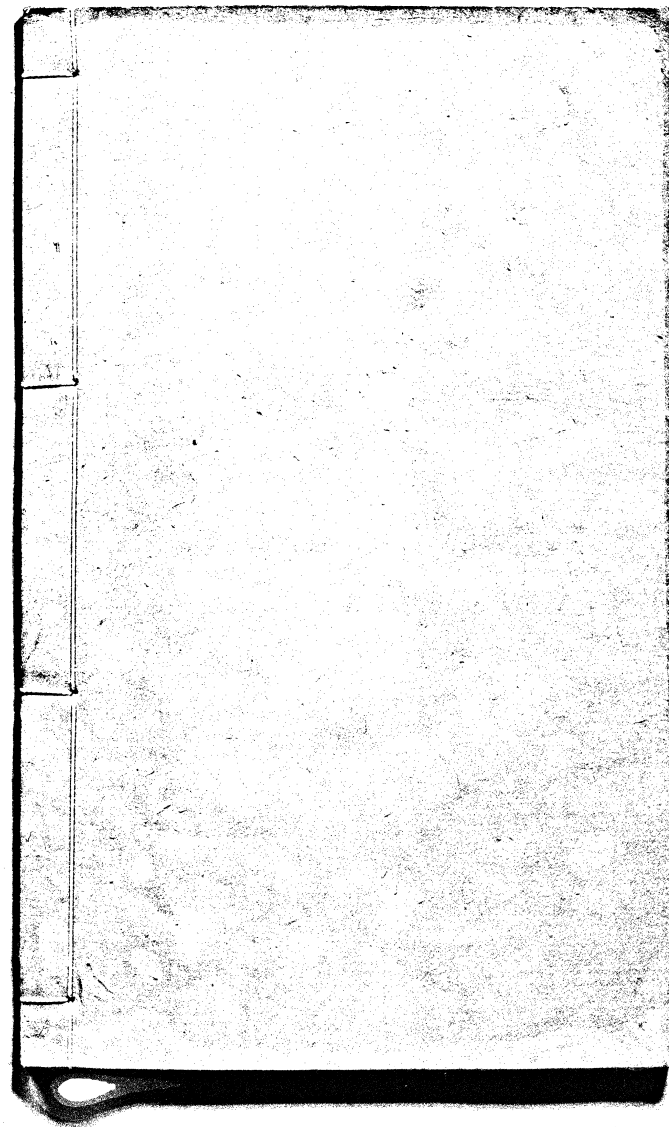
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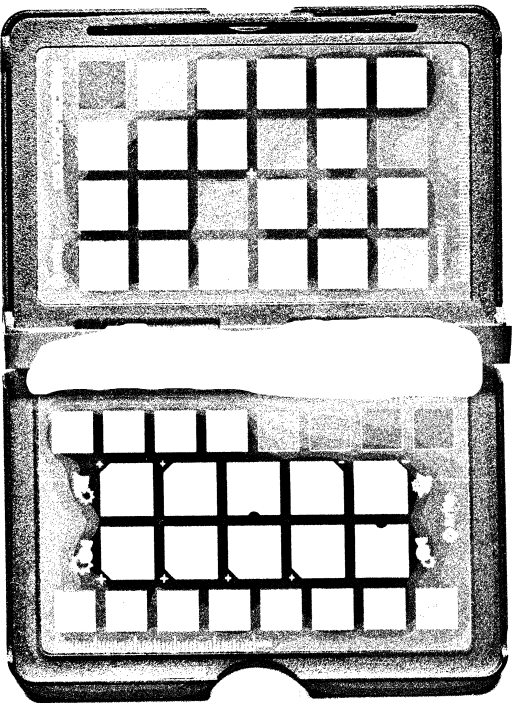
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淵者靜然之謂耳夫故雖流之與止鯨桓之與龍躍嘗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然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畧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而忘為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倚因以為茅靡以波流故逃也變化而隨世事波流無經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于世變而時移故爾者無所措其足自此明應帝王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

妙在能用
心能勝物
乃知莊非
泛濫也夫
斯言也夫

出為其妻爨食不食八千事無與親唯所誰逐復其塊然獨以其形立去也紛而封哉不聚也一以是終使物各無為各尺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為故而遊無朕任物故盡其所受乎天正也而無見得見得則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勞神之累南海之帝為儵音叔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

有七。寡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寡
七日而渾沌死。爲者敗之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0 1 2 3 4 5 6 7 8 9 cm

前十一

諸子奇賞

莊子

二十七之九

16113

50 (1)

81

諸子奇賞卷之二十七

古吳陳仁錫明卿少評選

莊子外篇

駢拇篇

註甚妙

駢拇音母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贅縣疣。出乎形。而侈于性。夫長者不爲有。余短者不爲不足。此則駢贅皆出于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其于各足。而此獨駢枝。則于衆以爲多。故曰侈。其有所不載。而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弃跡。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存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于

者千行賞

卷之二十七 駢拇

一

大知命
不憂即也

大言之又
不敢言之
小心

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則無去憂而憂自去也何其多憂也且夫駢于擗者決之則泣枝于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于數或不足于數其於憂一也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反為有餘故啼而斲之夫如此舉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使駢而斲枝則曲成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而無傷又何憂哉愛兼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迷而遂憂之此為陷人于愛兼極拯之也然今世正謂

屈折喻命
已失其質

此為不仁之人仁也次生命之情而饗貴富夫貴富所以可饗由有尚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饗竊非望哉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器器也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器器且夫待鈞繩規矩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喻命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當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固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

者子奇賞

卷二十七

李

三

非魯虞氏
也魯學焉
而過者

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同物故與
 常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經索而遊乎道德之間
 哉。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為其間
 為哉。也連連司馬云謂連續仁義遊道德間也使
 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
 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奉命于仁義。夫
 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今釋理皆當者非
 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
 然而天下奔馳果我殫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
 于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出于惡而恒由仁義則仁
 義者撓大是。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當試論之自三
 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自三代以上實
 有無為之迹無

語人曰西
 施天下之
 也譽也譽
 乎以于禮
 讀也何
 讀也乎

居之遠者有為者之所上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
 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繫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
 況悠悠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
 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夫鵲居而穀食鳥行而
 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然所遇者
 或有繫夷禿脰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憚
 斥入極而神氣無變手足繫夷而居形者不擾則奚
 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
 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
 殉一也滅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滅奚
 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
 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歟

是及言也
非言也
實言不
知其言
之過是
對也

利于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歿不同。其于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于其間哉。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于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皆由乎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與我極矣。堯桀將均于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滅也。屬其性于五味。雖通如

謂得真吾
君子小人
其實不必
辨

任其性命
之情何害
非仁義

如余兒。非吾所謂滅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非吾所謂滅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離。非吾所謂滅也。不付之于我。而屬之于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于離。明也。吾所謂滅。非仁義之謂也。滅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謂滅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

諸子行賞
卷二十一
莊子

深心

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慚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也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乾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音之連之以羈縻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有意治之則不治也善餓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

世之謂伯樂者一也伯樂未嘗定馬伯樂之言乎其反信乎其反言之也

有欲笑之歲而馬之疾者已過半矣夫善御者不以盡其能也盡能在于自任而乃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駕驥之性全矣而或者謂伯樂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馬之性而不及哉斯陶者曰我善治壅固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者我善治水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道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壅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故至

連之羈
連之羈
連之羈
連之羈
連之羈
連之羈
連之羈
連之羈
連之羈
連之羈

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于內無所求及之貌當是時

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不求非墮之利故萬物羣生

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

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闢太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

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

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

覽音覽一作為仁跲跲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

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殫孰為犧樽

白王不篡孰為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

伯樂不任
非

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

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

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

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以不可少以衡扼齊之以月題

而馬知介倪闐音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

至盜者伯樂之罪也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能作者夫赫胥

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

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

形音縣音跲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跲跲好知

自古能往
過者聖人

爭歸于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其故皆由乎
述之可尚也

肚篋

聖為大盜
守聖人之
功也

將為肚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
備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
擄囊而趨唯恐緘滕固鑄之不同也然則鄉之所謂
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
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
乎何以知其然邪管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
聞閭閻之所布未耨之所刺方一千餘里圖四竟之內

而成子之
法當聖知
哉故曰友

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
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法聖人者
夫迹者已去之為非應變之具也執成迹以御乎無
方無方至而迹滿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者也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
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
大國不敢誅十二世而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
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
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
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管者龍逢斬比干

願天生聖人此正言也

謂長弘胞一作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
尤者皆聖法之由也何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
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故跖之徒問于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
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
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
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此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
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
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信哉
而猶不可止聖者雖天下之知未能都下故須聖道
以鎮之也聖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

註未然

有素朴自全而尚格擊者乎二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處俱在反言

于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于亡聖之無害也雖愈于亡聖故夫若若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故曰唇竭則齒寒骨潤薄而知何其迷而失致哉
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魯酒薄非以寒齒而齒寒
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于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聞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賴而以其大盜者也
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
拊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
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歿則大盜不起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

後曰西子
不他類母
不止耳於
西子何九
於聖人何
元

以實淵而淵實。聖非以止盜而天下平而無故矣。
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天下平而無故矣。
非惟息盜爭尚。聖人不失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
之迹。故都去矣。聖人不失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
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無盜
之迹。則利不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
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
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
而竊之。小盜之所因乃大。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
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
仁義聖知邪。故逐于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

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
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故曰
由聖人之不經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故曰
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
下之利。繩也。夫聖人者。誠能絕聖。并知而反。冥物極
耳。可執而用。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燹知。大盜乃止。
璫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梃斗折衡。
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不能借贖。則內全我朴。而擢亂六律。鑠絕竿瑟。寒瞽瞍之耳。而
耳以為耳。無自失之言也。

離日以爲
目此最
明白

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
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改絕鉤繩而棄規矩。
我則聰明。名舍其真也。故曰大巧若拙。
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
夫以蜘蛛結網。蟻之腰而布網。轉丸不求之。于工匠則
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各有異。則若巧
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爲方。能圓者爲圓。各
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其異。以工巧之巧。故衆技
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削曾史
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擺也。削曾史
之行。鉗楊墨之口。懷稟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鏤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

於數人何
尤其效
數人者耳

法亦無用
猶之目不
過明耳不
過聰何等
平正

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
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燭亂天下者也。夫數人者。所稟多方。使天下躍而效
主矣。夫天下之法。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爲視
大患者。夫我之法。之所無用也。若夫法之所用者。視
無不明。聽不過于所聞。故衆耳無不聽。事不過于所
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于所知。故羣情無不遵。德
不過于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子獨不
于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子獨不
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
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
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

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歿而不相往來無求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猶致斯弊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于上矣鉤餌網罟罾筴之知多則魚亂于水矣削格羅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于澤矣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雖不任知任知無妙也知

辭精

語意此正言也

詐漸毒頡頏滑挐白解莽同異之變多則俗惑于辨矣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皆知非其所不善知者舍已效人而不止其分也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燮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攝矣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夫吉凶悔吝生于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審時自天地運御羣生故君人者胡可以不忘其知哉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

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噤噤之意噤噤已亂天下矣
噤噤以已
誨人也

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
爲則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
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爲而任物之自爲也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
有之也者恐天下遷其德也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管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
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

此堯於桀
正爲務各
者揭醒此
中有妙理

桀桀亦不
知反言耶
死使人喜
怨失位耶
悲夫註書
之紛紜也
豈非如此
乎他何尤

率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于陽大怒邪毗于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生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哀擾亂
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哀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失落
也
于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
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旬旬然

即不賞不
死之責

正言

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忘賞罰而自善性命
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
畏也。故理至則潰。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
遂尋其事迹。故河海焉與迹競。終而且說明邪。是
以所寄爲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而且說明邪。是
淫于色也。說聰邪。是淫于聲也。說仁邪。是亂于德也。
說義邪。是悖于理也。說禮邪。是相于技也。說樂邪。是
相于淫也。說聖邪。是相于藝也。說知邪。是相于疵也。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存亡無所
在任其所受之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
始齋卷。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情之甚

正言

矣。天下之惡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
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儺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
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
情。故貴以身于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于爲
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若夫輕身以赴利棄義而徇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
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崔瞿問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
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排

則下進之則上上下下囚殺無所排進淖約柔乎剛強言其易搖蕩也上下囚殺乃安全耳淖約柔乎剛強言能淖約則廉劇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去焦火之熱疑剛強者柔矣水之寒皆喜怒并積之生若乃不離其疾俛仰之間不味不全其外則何水炭之有哉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再撫四海之外風俗之所動也其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可使如天則係天而踴躍也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管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心夫黃帝非為仁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義也直與物冥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櫻也堯舜于是乎辰無版脰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慈其丘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于是放讎兜

友言

証黃帝神
堯舜是談

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夫堯舜帝王之名皆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逾粗粗之與妙自堯之夷陰耳遊者豈嘗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天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豈自堯舜而已哉是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自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下有祭踞上有曾史而儒墨而所以述者故全也下有祭踞上有曾史而儒墨卑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誣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立小異而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于是乎鉞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畢在

攫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嶮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
慄乎廟堂之上故大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
下無患矣斯迹也攫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
甲知引是以任真者失其據而崇偽者今世殊死者
竊其本于是主憂于上民困于下矣
相枕也栢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
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
也甚矣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窮迹反一而方
也甚矣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耻之
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栢楊接習也仁義之不為桎
梏繫桎也栢楊以接習為管而桎梏以繫桎為用聖
知仁義者遠于梟之迹也迹遠梟則民思

尚之尚之則餘詐生焉矯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者
未之有也故秦漢則矯詐不作則栢楊
出於接習之為說焉知管史之不為桎跬嚙矢也
矯者言管史為策跬之利用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
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于空同之上
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
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
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寶
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不任其自爾而
欲官之故殘也自而治天
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艸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

邵大群脚

開境本境
流洗高貴
八族勝執

正吉

以荒矣而倭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
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
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
曰。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
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
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冥冥。至道之極。不
默然。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
生也。又何有。無視無聽。拘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
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

至已開塞
後人則世
妙理

此段竟是
辭足

閉女外。分也。多知為敗。知無崖。我為女遂于大明之
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于窈冥之門矣。至彼
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
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
未嘗衰。取于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天。乃
自任。自任。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
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
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

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絳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歟。而我獨存乎。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備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將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雀

躍。曰。吾知吾言。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于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孰掌以觀無妄。夫皆自王也。泥者塞目。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于民。今則民之放也。夫乘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爲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艸木。禍及止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

是復卦解
復以自知
知故不

奈何鴻蒙曰意毒哉言治人。僂僂乎歸矣。雲將曰吾
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夫心以用傷則養。
乎。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
物忘理與物皆不以存養而聞。大同乎萍溟。解心釋
神。莫然無覓。任獨。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
不知。不知而復。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渾沌無知而任
身不離。乃真復也。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渾沌無知而任
其本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知而復知。無問其名。無
關其情。物故自生。關問則失。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
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于己也。同于
己而欲之。異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心欲
爲衆。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衆皆以出
相出矣。夫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無性而不同。乃
大殊于衆而。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吾一人
爲衆主也。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吾一人
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也。若而欲爲人之國者。此
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爲人之國者
以己爲之者。此爲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爲
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
爲而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發人之國

有天賦無
動天亦易
道也

匿也。彼各自為故。不羸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法者妙不可為。但當因任耳。也。安可以迹。愈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事之難者。雖一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執意不為。雖神非道。況不一哉。故聖人觀于天而不助。順自為。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謀。不謀而一會于仁而不恃。特則薄。于義而不積。率性居遠。應于禮而不諱。非由忌諱。接于事而不辭。自任應動而動。無所齊于法而不亂。故不亂也。恃于民而不輕。自為

正言

焉。不輕。因于物而不去。因而就任之。物者莫足為也。用也。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目體此為。故而不可不為。不得而止也。物者莫足為也。分列也。而不可不為。不明于天者。不純于德。不通于道者。無自分內也。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為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一以自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天下異心。無若原于德而成于天。

音

卷三

卷三

正

一言可以
動

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自
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
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
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
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萬物者
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于事。事
兼于義。義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天者。本末之相
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舒。故曰。古之為天下者。無欲
適天道順。則本末俱備。故曰。古之為天下者。無欲
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于
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大道覆載萬

獨擅非富

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心焉。
然故當刻。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
利物之謂仁。不困而用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
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于道
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則韜
乎其事。心之大也。無心大故事。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不利貨財。
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忘壽夭于
通之。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皆委之。不以王天
間哉。

採心亦外
有之言

下爲已處顯然不覺榮之在身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濶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
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
之人素逝而耻通于事立之本原而知通于神故其
德廣任素通神其心之出有物採之物採之而後出非先物而唱
也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
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
此謂王德之人忽勃者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
立德明道而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
成王德也

不迫破妙

焉無聲之山後能無聲之山後能又深而能物焉窮其原而
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皆
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昆崙之丘而
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
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堯之師曰許由許
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音披
衣堯問于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

六人之路
乘人
無天
無地
無有以

以制物則
萬物乖矣

之欲因其師以許由曰殆哉吸于天下謁缺之為人
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聽敏過人則使人
而又乃以人受天復用知以求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
之所由生夫過生于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與
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若與之方于彼且遂使
方且本身而異形夫以萬物為本則本則變可一而異
以制物則方且尊知而大馳尊于後使後世知見
方且為緒使事役之端方且為物終率而制物也
方且四顧而物應以動物令應工務方且應衆宜

不使他人
而使聖人
妙他人不
可害也不
可害也

而利仁以應宜也方且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
而未始有恒而明且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夫
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得而祖效可以為衆
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衆父父者治亂之率也言非
主乃為非面之禍也夫榮結非能後賢臣乃南面之
賊也資仁義以賊之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
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
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
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

託就問妙

爭封之祝
正十三與
前千之祝
也

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
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
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
有夫聖人鵠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率性而動非常迹也天下
有道則與物皆昌猖狂妄行而自貽大非也天下無道則修德就
間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間也千歲厭世去
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
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
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

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從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
立而問焉曰舜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
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
舜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
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也偃乎耕而不顧夫禹時三聖相承治
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
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
禹為最優討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
天下之心俄然歸諸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于百
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倘
然而來是以受非毀于廉節之士而名列于三王未

諸子論衡

卷三

莊

七

解無極

是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于堯而繫成于禹。堯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于高。使弁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之。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賢。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無有故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也。一者有之初。至妙者無所名。夫一之所起。起于一。非起于無也。然莊子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于一。非起于無也。然莊子所以屢稱無于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于無。下不待于知。突然而自生。得此生矣。又何營生于已。生以失其自生哉。物得以生。謂之德。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未形者有介。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

同于云。不自得之。乃虛。虛乃大。不同于初。而中為有物也。有物而合。喙鳴。無心于言。而自喙鳴。合天地為合。天地亦無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玄。寓高顯。易見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其常然也。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

天地皆忘
更忘已
宜爾

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也故其動
善治道者不以故自特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
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
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夫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忘
已之人是之謂入于天將聞薊見季徹曰魯君謂薊
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
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授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
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于帝王
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
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恭儉且若是則
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

其自爲處危其觀臺此皆自處高顯若多物將往
物不止于本性之分臺觀之可觀也而矯改自多以附之亢足投迹不蔣問薊
彪彪然驚曰薊也汙若于夫子少所言矣雖然願先
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
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
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
搖而非爲也因其自然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
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然無迹履性自
爲而不知所由若然者豈兄一本堯舜之教民溟滓
皆云我自然矣然若然者豈兄作足堯舜之教民溟滓
然第之哉溟滓其貴之謂也不宜多欲同乎德而心
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

名子奇覽
卷三十七
卷三十七

神生不定
即心居之

居矣。居者不逐于外也。心子貢南遊于楚。及于晉。過
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
灌。澹澹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一
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
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
數。如決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
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
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
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是風波湍
激處

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
修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子貢瞞然慙俯而
對。有問爲圃者。曰。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
者曰。子非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震
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廢
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之
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
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
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
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

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倫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于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背今向古。修為世也。事故知其非真渾沌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

言無為。後行。隨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罔驚邪。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于世。容而冥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此所識者。常識其迹耳。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于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汙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

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其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爲安，惓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于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

則之于衆
贊物

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天下皆患創亂，髮故求虞氏之藥，禿而施鬻也。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明治天下者，非以爲榮，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物出上而不爲榮，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動而不謝，是故行而無迹，其自任故無事而無傳，各止其分，故不傳教于彼也。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

作色王欲
人道諛我
耳

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
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此直達俗而從君
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
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于君邪
言俗不為尊嚴于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諛明尊嚴
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于從俗也是以聖人未
嘗獨異于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諛已道人則勃
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
諛人也亦不問道理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
不相坐夫合譬飾辭應受道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
人以此聚眾亦為從容者恒不見罪坐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
夫人之為徒道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世皆
乃更不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
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夫聖人道同而帝
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王跡述者誠世俗
者少也二人惑則勢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
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
里耳折楊皇琴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
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

夜半而奉
大白晝而
昏昏可憐
哉

三聲香味
下可食者

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
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
推誰其比憂應令得當時之適不强推之令厲之人
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
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及其為惡或迫于苛
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
我無為而百年之木破為犧樽背黃而文之其斷在
天下自化
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
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
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

耳不聰三日五臭薰鼻困懷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
口厲爽五日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
也而楊墨乃始離政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
者固可以為得乎則鳩鶚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
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摺笏紳修以
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經繳皖皖然在經繳之
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
檻亦可以為得矣

天道

者子齊宣

卷二十七 莊子

三

人語集通
曰無所積

之長也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
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此三者皆悉物之性而無所牽滯也
明于天。通于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
昧然無不靜者矣。任其自為。故雖六通。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有善之乃靜。則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斯乃自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者。生于有為。故帝

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
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
則衆僉僉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
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尋其本皆在。不為中來。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所以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道。而道德次之。自然者也。物得其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物得其道。而仁義已

者子訂賞

卷二十一

樂

三

明而分守次之。明適而不失其分也。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得而分守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無所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以得性為非。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者報也。夫至治之道本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在平天而未極于斯。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必由其名。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

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辨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諶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

是其能貴
者

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日
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此皆不爲
自然。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
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
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
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
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
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

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
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
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
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
乎？公曰：已歟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
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
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
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
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

呼醒不語
善人

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誨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諸子奇賞卷之二十八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莊子

天運

文章之妙
如烟如雲

天其運乎。不運而地其處乎。不處而日月其爭于所乎。不爭所而孰主。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嗑。

六親不和
有并慈皆
是道德之
同之言

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
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
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商太
宰蕩問仁于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
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
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
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
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于
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

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
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
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于萬世。天
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
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
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
不渝。非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
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然。乃
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

一篇鈞天
樂記

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則至樂全。蟄蟄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則其自發而動。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初間無窮之變。不能待。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

聖邈守禮。以物爲量。其聲渾純。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無所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息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于無方。居于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

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徒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
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
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歲氏爲之頌曰。
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
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
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
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
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
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

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
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
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
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
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于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
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
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則魯非舟
車。與。今斲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

深得時乘
六龍之旨

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
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
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
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若於治哉譬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其猶狙獼黎桮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狙獼而衣以周
公之服彼必斃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
狙獼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
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

之而不富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
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
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
子來乎吾聞子非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
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
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
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
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
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

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遊而則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偽矣。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

仁義不如
道德玄同

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擲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蟻蝨。則通昔不寐矣。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夫仁義憺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尚之以加其性。故亂。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摠德而立矣。又奚憺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

觀不足以為廣。夫至是者忘名譽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莫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鈞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

無德而民
自化亦苦
是而已

之明耶老子曰聖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迹也豈其所以迹哉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今子之所言迹也夫迹援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鵠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鵠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遙感而風化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不可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鵲魚傳沫紉要

論子奇賞

卷八

七

者化。

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有弟而兄啼。

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

久矣。

大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

大與化爲人者任其

自化者也。若繇六經以說則疏也。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

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

順流而東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

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

道百以爲莫已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

面目之難
旋若此

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

也。吾非至于子之門。則始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

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

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

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

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

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

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氣于陰陽。吾

齊人

卷八

七

存乎目
亦是河伯
不六分處

存乎目
亦是河伯
不六分處
在乎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
少。又奚以自多？百川縣于河，河縣于海，海縣于天地
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
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
以土下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謂惑也。惑者求
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惑也。惑者求
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
天地無以過乎秋豪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
極物安其分。造運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
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
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
而自以為多，將奔馳于勝負之竟，而助天民之矜夸。
豈達乎哉？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礪空之在
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

附錄妙

大者遠大
小者遠小
所以逍遙
無故妙

物之數謂之舊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
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
於馬體乎？小大之辨各有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
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不出乎伯夷辭之
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爾之
自多于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得與失，終
始無故也。日新是故大知觀于遠近，故小而不分。各自足也
大而不多，知量無窮。攬而觀之，知遠近證歸今故，故

不可改更

遙而不悶。撥而不跂。猶短也。知時無止。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于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挹焉。短故為跂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明終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有所知各。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生時各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理終不得。

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豪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有物。天地不見大于秋豪。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非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于細。則有所不明。而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

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惟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

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于言是故大

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人之行不出乎害人而投諸吉地害人之行也舉足

不多仁恩無害而不動不為利應理而強而不賤門

隸任其所能而位當于斯耳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

焉不借人各使不多食乎力足而不賤食注無欲行

殊乎俗已獨無可無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

誦自然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

于心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

人不聞功名歸物矣故不聞至德不得大人其已

約分之至也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河伯曰若

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非

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此區區者乃道之所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斯所謂

錯綜而齊之者也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

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蒙

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

大則豪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

地梯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

無利損乎

此區區者乃道之所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

言妙

彩

功妙於世

不可勝察也。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

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

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為

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

夫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亦我之功。弘

矣。期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

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

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與自為之功。而

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偏薄滋甚。天下失業而

情性爛漫矣。故其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

物莫不然而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

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物皆自然。故無不非。然物

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

然。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

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

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

絕湯武爭而王。自公爭而滅。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

尋其迹者。失其所。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

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

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

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瞑目。而不見

諸子行賞

卷三十八

莊子

三

夫大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爲是失我爲非適性
爲治失和爲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實便是
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
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常地付之天均遂之
兩行則殊方異是猶師天而無地陰而無陽其不
類同焉皆得也
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對
亂互有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
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嘿嘿乎河伯
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
物之迹不得不然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
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

貴何賤是謂反行貴賤之道反覆相尋無拘而志與道大塞目
執則不夷于道何少何多是謂謝施隨其分故無一而行與
道參差不能隨變則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公
而已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天下之泛泛乎其
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掩
羣生反之分內而平性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
長道無終始物有攸生攸生者無窮之不恃其成一
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以形爲位也不可舉欲舉之
能時不可止欲止之使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

者千行賞

卷三

占

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若有為不為其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自化其海若曰：知道者，必達于理，達于理者，必明于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牛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得而自裁矣。又何有急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然不以外傷。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也。非謂其薄之也，雖心所安，亦言察乎安危，不可若也。

羅少者
公之者性
雷此

於禍福，達於去就，密去就莫之能害也。不以害能害之故曰：天在左，人在右。天然在內，而天然德在右。天流湯，失素也。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此天然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于蹄躡而屈伸，與機會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變也。反要而證極，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人之生也，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離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故曰：無以人滅天，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無以故滅命。不因其自為，而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故為之者，命其

安在無以得殉名所得有常分謹守而勿失是謂反
其真真在性夔憐蜺蜺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夔謂蜺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知矣今子之使
萬足獨奈何蜺曰不然子不見夫噍者乎噴則大者
如珠小者如霧襍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
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蜺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
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
用足哉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
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
心不知所以知魄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
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於其能

至心自
至有思

萬物無動而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
不道遙也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于南海而似無有
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
而指我則勝我鱗秋音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
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
惟聖人能之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
萬物各自爲則天下莫不道遙
矣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
之數匝而弦歌不悞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

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無為勞心于窮通之間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于命者無咎而非迫逼矣故雖匡陳堯里無異于紫極間堂也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

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問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視寒蚌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此猶

小鳥之自東海之驚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明大
足于蓬蒿遊于小於是遙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
非樂然於是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焉之時十年九
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
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
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以自失夫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
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物各有分
不可強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
相希效

各自得之
必相訛亦
不必相驚
和羹

者是埴井之鼃與且使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門
無北真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
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
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
壽陵餘子之學德于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
矣直匍匐而歸耳以此效彼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
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
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
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歟死已三

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成爲
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二大夫曰寧
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于塗中。惠子
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
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
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于
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
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
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儻

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
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欲以起明相
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樂。惠子曰。我非子
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莊子曰。我非子
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其
本言而給辨以難也。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
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尋惠子之本
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女安知魚樂者是知
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
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于安知之云。已
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不能易其處。陰陽
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所樂。未足
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

月 稱妙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志歡而後樂足

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無樂無今奚為奚

歎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後無憂擇此入者莫足以

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活身惟無擇而任

其所過者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乃全耳

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

生於愛死
於愛唯以
為生故以
憂死

患哉凡此失之無傷于形而得之有夫富者苦身疾

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內其形在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故親

者自得于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惜惜久憂不死

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

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

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

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善則過當故不周濟故曰患諫不

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

無爲其法

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大俗之所樂，衆群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而無從出乎，勢乎苦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

此達生當
語也。施于
妻子無乃
太奢

訓詁之言
以生人作
死語故死
若生之

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死，能得無爲哉？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稊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遁乎命，故止也。」
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遺累也。支離叔

與滑介叔。視于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蹇蹇。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于遠曠之域。而迷罔于憂樂之境矣。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操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

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面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孥之間。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矐。額曰。吾安能弃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顏淵

金丹之毒
亦能殺人

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于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歿。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其太牢以爲膳。鳥之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簞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歿。此

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壝。浮之江湖。食之鰭鰕。音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實。義設于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刻子行食于道。從見百歲髑髏。撻達而指之。曰。惟子與女知而未嘗歿。未

神奇異腐
形化無端
歎之惜
屈高機使

管生也。若果養乎。子果歡乎。歡養之實。未有定在。種有幾。變化勝計。不可得水。則爲隘。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蟷之衣。生于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蟻蟻。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虫。生于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鵲掇。鵲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醢。願輅生乎食醢。黃輅生乎九猷。蒼生乎腐蠹。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于機。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如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知其生。生斯足矣。有餘。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則傷也。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養之彌厚。則死地彌至。則世奚足爲哉。莫若放而任之。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性分各自爲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夫欲免

不遺生則
土存生位
則生至

為形者莫如素世素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
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事奚
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
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令則成
體散則成始所在皆成無常處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與化精
而又精反以相天自然者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
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懷請問何以
至于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
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索

惟無心者
獨遠耳
夫奚足以至乎先
是色而已

惟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同是形色之
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
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
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
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
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效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疾
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物而不惜彼得全于
酒而猶若是醉故失其所知耳而况得全於天乎聖

不忽於人
是謂開天

人藏于天故莫之能傷也。不關性分之後讐者不折
鏢于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
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關人之天而開
天之天。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開天
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怨于人民幾乎以
其真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痲僂者承蜩。音徐猶掇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
二而不墜則失者鎔錙。累二危于竿端是用手之停
錙之累三而不墜則失者什一。愈少累五而不墜

卷之四

莊生善言
性亦善言

擗之也。力無所復失吾處身也若振株拘吾執臂也
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
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痲僂丈人之謂
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
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有性亦
後能耳。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
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
水也。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

惟便是言

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于
淵猶車之却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雖多
退于板也而猶不以經懷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
憚以黃金注者殄其心愈急也其巧一也而有所矜
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
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
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于夫子威公曰田子無
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
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曾

卽祝腎其旋之吉

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
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張毅者高
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
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
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夫守一方之事至于過理者不
其不仲尼曰無入而藏藏既內矣而又入無出而陽
及也陽既外矣而又出柴立其中央而中適是立也三者
之此過于出也實當也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
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人之

齊世新寶
卷二十一
莊子

玄端說
奇紀

冷語妙

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彘惡矣，吾將三月慘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斧，虎子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糲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茲得于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欲贍則身亡，埋常俱耳，不聞人歌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論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

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滄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龜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沃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峿，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羈。桓公驪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

者也。于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惠去而性得者達理也。紀消子爲王養鬪鷄，十
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
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
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
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孔子觀于呂梁
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
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
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于塘下。孔子從而

心入類

之矣

曰：吾以子爲冠，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
曰：吾無道焉。始乎莫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
汨偕出。出而旋入者，齊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
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
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
也。不知吾所以然，然而命也。
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
驚，謂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
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

精者

卷三

莊子

九

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視公朝若無則其巧專而外骨消。性外之事去也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鑠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材則以天合天。其自中者也疑是鬼神所作耳。東野

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雖工倕之物之易也忘足屢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于鄉里逐于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其

危哉乎臣
清恐人不
知者

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
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兩形軀，具而九
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于人數，亦幸矣。又何
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
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
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于惑也。」弟子曰：「
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
惑，是孫子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
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晉者有鳥止于魯郊，魯君悅

鳥離不如
無聞

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
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
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
已矣。今休歎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
若載麗以車馬，樂鵠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此章言善養生者各
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諸子奇賞卷之二十九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莊子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

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何謂材與不材之之。間。蓋。吾。有。材。不。自。見。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以。有。材。忌。我。以。此。混。世。自。免。似。矣。雖。然。非。道。也。故。不。免。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宵。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夫乘道德浮游者不起意見不立下。自。和。光。同。塵。而。未。始。有。名。有。祖。所。謂。無。名。若。夫。萬。之。始。能。物。物。而。不。物。于。物。矣。又。焉。累。于。物。哉。若。夫。萬。

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折。專。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第。子。志。之。其。惟。道。德。之。鄉。乎。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于。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懷萬夫。豐。狐。文。豹。棲。于。山。林。伏。于。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䟽。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

免于罽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灾也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
而遊于無人之野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南越有邑焉名
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
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
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其
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真謂欲使
之南市南子曰君無形侔形侔謂無留居守之謂以

爲君

形與物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裁也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

人吾誰與爲隣吾無根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

此一幅送行謂也止路如送行可以不留學問如送行可以不

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根而乃足君其涉于江
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遂
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有人者以

爲已見有于人者憂見有于人者爲人所役用也故堯非有人非

私也見有于人也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
見有于人也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

斯非見有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于
于人也大莫之國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觸心

不待二

是一葉錄
法

南子音義 卷三
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欽之一呼而不聞
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
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
孰能害之虛已遊世所謂無心應世也知此則所
言無人之言建德之謂真是去人不遠
非宮奢爲衛靈公賦欽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
月而成上下之懸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將之
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于
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
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因其自

窮故朝夕賦欽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孔子
聞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
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灰之道東
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翬翬狉狉而似無能
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
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
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節短
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
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

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
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勢不爲
功名是故無責于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于何喜
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于大澤衣赭
褐食枲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
人乎夫道流而不明晝夜不舍默運而已未嘗自明
爲道所以妙也體道者居得行而不名處幾矣
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于魯伐樹于宋削迹于衛
窮于商周闢于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
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

聖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
寡矣布謂匹帛也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
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
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
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
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
合不由欲則故不足以離
之也然則有故而離矣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
絕學捐書弟子無挹于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扈又

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真冷謂以真道曉禹也。緣者因緣。拙率真率簡便也。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原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枿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弄逢蒙。不能眈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

無聊中叙
致殊妙

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香上。亂相之間。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樹。而歌。幾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于人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

之泄也言與之僭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乎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于鵲鵲言意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

孟子讀

天者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于栗林莊周曰此何易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躃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執木葉以自翳于蟬而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目能觀翼能逝此鳥之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恒相為累二類相召也夫有欲于物者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簡且從

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子形世。夫身有人間世有夷險。若操夷易之形於此。而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而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且吾聞

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于雕陵而忘吾身。

異鵲感吾穎。遊于栗林。而忘真栗。栗林虞人以吾爲玃。

何嘗毀哉
何嘗拊擊

吾所以不庭也。以見問爲玃。其。莊子推平于天下。故

拊擊乎三白。下陽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

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

西方美人
之思其不
目賢也夫

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

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

田子方

此容易意
消難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

聽莫陋于
不知心

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于齊。反舍于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新見我今也。又斬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嘆。明日見客。又入而嘆。其僕曰。每見之。

客也。必入而嘆。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管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嘆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

可哀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
盡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效物而動日夜無際而
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且以
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大變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而留而不留也若哀死者
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矣獨哀死耶
女始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
是求馬于磨也
磨非磨處也言求向者之有耳恒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
女始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矣女安
得而之吾服女也
是女之速也言女去忽然

恒欲不及女服吾也亦其忘與爾耳不問賢之雖然女奚
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不忘者存謂繼之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
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
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
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
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
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

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歲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嬴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言有三亡微也

凡君曰：凡之三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夫遺之者，不以存亡爲亡，則存亦不足，以爲存矣。曠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然無務，乃常有也。

存也。措耳，天下竟無存亡。

知北遊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扞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腫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

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柯荷其與神農同學于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
柯荷其日中麥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
而起喟然放杖而笑。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曰天知予
僻陋慢訕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
而死矣夫弇垌弇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
係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
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惟在乎自得耳。

影見是幻
不利乃神

吾求問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
今也。再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
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
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虛心以待命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耶。思求更致
斯神受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非惟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
了無之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無也。是以夫
得一為無故今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未有子
孫而有子孫可乎再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水應矣不
以生生成不以成成生成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

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爲先物而陰陽者卽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之而自然卽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爲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爲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取于自故恩流百代不廢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游。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氏之囿。黃帝之

與人將迎
正無將迎

圖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惟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
 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孳然仁者遠之
 畫然知者如擁腫之與居然然知者如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
 壞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
 異其棄智而任愚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
 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
 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

深淵黃若杓

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
 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倡狂不知所如往今以
 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
 杓音杓之人邪不欲為杓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手
 利祿則粗而殘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
 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
 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
 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音弑父

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阮無所復顧吾語汝大亂之

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

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堯舜遺其迹飾僞播其後以致斯弊

老子曰向吾見若肩曉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

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

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出入可憐哉南

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

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

乎猶有惡也夫外音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獲

爲亡子建
取

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况
放道而行者乎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老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
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含諸人而求諸已乎能

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嗶而嗑不嗔

和之至也任聲之自出不由于喜怒終日握而手不脫其其德也

任手之自握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

非獨得也非獨得也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

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身所

再上一層

謂水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翛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德直泰然而定。則其發乎天光者。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必以取物。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威以取物。以天下爲之籠。

則雀無所逃。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則此將安在。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援畫外。非譽也。畫所容貌也。則者之貌。既以虧。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援而棄之。肯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故不懼死。夫復謂不餽而忘人。不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無人之情。則自然爲天人。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于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于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

入之道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皆欲好惡內外無可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

人臣應高
君固思思
悅君亦思
有以悅焉
當者

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鄴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璣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直樂鵠以鐘鼓耳故愁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

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于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
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各得其所好則無思
無思則忘其所以喜也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音鼯鼯之逕躍
位其空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
側乎所以未嘗忘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雖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徐無鬼
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
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
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于貧賤未嘗敢飲

河為謀

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
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
不以爲君而恣之無極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
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如此
地之夫神者不自許也物與夫神者好和而惡茲夫
姦病也故勞之惟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
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
愛民害民之始也愛民之迹爲民所尚尚之爲愛愛已僞也爲義偃兵造
兵之本也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競則喪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可得

乎。君自此爲之，則始不成。凡成美惡器也。美成于前，後故成美者。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耳，民將以僞繼之，乃惡器也。仁義有形，固成，固有伐，成則變，固外戰，失形，同造形，僞形必作。常然，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鶴列，陳兵也。無徒驥於錙壇之宮。步兵曰徒，但不當爲義愛。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則雖勉非已勝。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若修己之誠，夫民

成已歲物

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音驂乘，張若音謂朋前，馬昆音閼，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聖者名也，各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于六合之內，予適有脊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

莊子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馬以過分爲害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稿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

之士貴賤，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凡此諸士用各能自己也，苟不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故則時序，易性則不物，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物而不物，非致如何？悲夫！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謂誤中者

也。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爲善射。是則惠子曰。可。莊子
入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
乎。若謂謬中者。非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惠子
莊子以此明矣。中者。非羿而自是者。皆非堯。
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
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
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
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于是乎爲之。調
瑟。廢一于堂。廢一于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
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

清氣

琴

動。無聲。不相動。有聲。非同。不應。改則絃皆改也。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
魯遽曰。直夸其弟子。然亦以。且若是者邪。五子各私
同應。同耳。未嘗能爲其事也。其所是。然亦無異于魯遽之
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

糟粕亦不
可壽也。所
亦不可死
也。此言人
言論皆有
也。

莊子送蔡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漫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目
恣。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
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
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歿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
與言之矣。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管仲有病。桓

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于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縈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

小才獲軀

朋可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吳王濞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攬狐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嗟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

述不難近

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于基爲榮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子基知夫爲之不足以無心格槁其形所以爲日遠矣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于玄冥之境哉是以謂暖姝者

也濡需者豕彘是也擇蹠鬣自以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達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非有通變藹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彘者也

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于精神則始終常耳若少則未成及長而

則聖人之聖，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自至耳，非衆至
會不崇朝可乎？是以神人惡衆至。好而致之，衆至
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于故
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
以心復心。此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也。若然者，其平也繩。未能去
平，其變也循。而玄會，未能絕迹。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有形者自
果惟外夫形者，磨之而不磷，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
始其攬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

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無意則止于故目之於明也
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有意則無凡能其
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所以貴其無能，禍之長
也茲萃。萃，聚也。苟不能志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其反也，緣功。反守其性，
作而其果也待久。欲速則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
已實，謂有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不知問
其知能，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
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
天之所謂也。夫志天地，遺萬物，然後翺翼可得而知也。况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

則陽

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若認爲是便作化城

外物

木與水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

內熱故也

憂雨陷不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蟻螳不

得成矜之愈重則所在爲難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

瞽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衆人而遺利則和若利害

存懷則其和焚也月固不勝火大而闇則多累於是乎有償

類然有道盡惟儻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莊周家貧。故往貸粟

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

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

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

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帝民治兵
大猷西
江之水

文思雄傑
遠出天
史公一派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于可
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
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留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
肆。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犢以
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且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
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
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
而腊音昔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
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

漁守鯢鮪其於得大魚難矣。餘小說以于縣令其
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
經於世亦遠矣。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
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
其載焉。終矜爾。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闔阿門曰
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
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衆音預
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

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
 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
 以卜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君龜能
 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
 無遺策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
 不及也神智之不足恃也如是夫惟靜然雖有至知
 萬人謀之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而魚不懼網而畏鵠鵠網無情去
 小知而大知明而用眾謀魚不自私去善而自善矣去善則善
所慕則善者不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
矯而自善也

小知是識
 大知是慧

有足迹遊
 五湖而胸
 中無片雲
 者

也也者非彼而學彼也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
 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
 之所用容足耳然則足而望之致黃泉人尚有利用
 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莊子曰人
 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疏通
 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莫能任其
 至行而信其殊能也覆隆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
 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所以為人齊同故曰至人不留行焉

正言

惟所遇而因之。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言無所故能與化俱。而卑今，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隨時因物，乃平浪也。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解，順人而不失已。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寒其竇，胞有重閭，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自然之理，蓋有寄物而通也。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誼，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鐻于是。

補病
然過不如

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非不病也。皆滅可以休老。非不老也。寧可以止遽。非不遽也。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寓言

生有為成也。生而有為，則喪其生，故有為今。生有為成也。則喪其生，故有為今。勸公以其成也，有自也。自由也，由生。有為成也。則喪其生，故有為今。勸公以其成也，有自也。自由也，由生。有為成也。則喪其生，故有為今。勸公以其成也，有自也。自由也，由生。

者子許實

卷二十九 季

三

淺言若深

之賜遂以其絕迹無爲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皆已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理必自終不由其足莫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理必後命理全也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理必若致也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

深言若淺

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

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于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若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于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

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
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
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幸民果作難而殺
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
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
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
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
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
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

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歿寇吳軍入郢說
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
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
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
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于屠羊之肆
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
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
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列禦寇

人生苦海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蔽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
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
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
知大寧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
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于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陋
巷困窘織屨稿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
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
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

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
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騎犇莊子莊子
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
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
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
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
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
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夫
夫取富貴必順乎民
望也若挾奇說乘天

萬物死
貧

謂以嬰兒王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
必有所試于斯民不違金日舉之以合萬天之望
此三代所以直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
道而行之也
犧牛乎衣以文綉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大廟雖
欲爲孤犢其可得乎樂生者畏犧而辭聘觸龍聞生而腹臆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
也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
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
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膏之食夫子也
莊子曰在上爲烏膏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
其偏也

天下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
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歿不服桐
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自
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
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歿也薄其道大齷
齷無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
人之道大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反天下之心
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于天下其去

王也遠矣。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意在不懈靡而儻世之急斯所以為是其行則

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脰無毛。相

進而已矣。亂之上也。亂莫大乎逆物而傷性也。治之下也。任衆適性為上。

今墨反之。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

故為下。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食也。真好也。才士也

夫。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裨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

居。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闕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是以管無有。主之以太一。自付而已。不兼他節。

主之以一。以澹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為實。

闕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若。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

應若響。苟乎若亡。窺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

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

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

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

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

強玩繁行
可以解莊
解之

則賤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于人。可謂至極。
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勞穆無形。變化無常。
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
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
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
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不急欲使物見其意以天下為沈
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
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其言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也不譴是非。已無是非故恣物而行以與世俗處。其書

雖瓊瑤而近於無傷也。還與物合故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詭
詭可觀。不惟應當時之發故參差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
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
而闊。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
其應於化。而鮮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輒。芒乎昧
乎。未之盡者。

